

劉以鬯微型小說集《打錯了》

阿兆

劉以鬯先生首部微型小說集《打錯了》共有七十篇作品，是作者從千多篇作品中選出來的，發表時間最早的是〈風雨篇〉(1945)，最近的是〈爭辯〉(2001)，時間跨度逾半個世紀，泰半是六十年代的作品。作者在自序中說：「我也在自己的舊作中看到歷史的足跡，隨之產生新的體會與理解。」中年讀者從中可喚回舊歲月的回憶，年青讀者也可一窺昔日香港的風情。名篇〈打錯了〉(1983)，曾譯成英文、法文、日文，並收入二十多種選集和報刊，國內大專選它為範文，今年本港高考文學科更用作試題。可見，《打錯了》在香港文學方面，尤其在微型小說方面，是一本傑出的、值得文藝界高度關注的著作。

全書依據題材類型分九輯，第一、二輯多是近年的作品，寫作手法頗有特色，下面再作討論。第三至七輯共 57 篇，除兩篇外都在六十年代發表，絕大部份有一共通點，描繪大都會小人物的生活片段。如賭博、郵票投機、色情事業、婚外情、虛榮心、節日生活、人情冷暖、交通問題、失業問題、貧富懸殊問題、住屋問題、治安問題等等都一一涉及。本書以輕度的諷刺手法，暴露了香港社會的病態，以漫畫的筆法，勾勒了香港小市民陰暗的一面。不過，〈雙喜〉寫一頭有情感的家犬，〈到香港仔去看扒龍舟〉、〈父親節的禮物〉和〈水桶〉三篇寫親情，是少數稍有暖色作品。作品大多以傳統手法，即單一的直線敘事方式來敘述，這可能因為要照顧報紙副刊一般讀者閱讀習慣的緣故。此外，〈孫悟空大鬧尖沙咀〉與〈崔鶯鶯與張君瑞〉則是故事新編，把歷史或名著人物放置於當代時空，或者重新演繹故事內容，是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常見的手法。

劉以鬯先生寫了不少實驗性質的小說，如意識流

香江文壇

小說《酒徒》，處境小說《對倒》等等，都很成功。作者曾經說過「沒有結構便沒有小說」，而微型小說因其篇幅短小，講究結構是其藝術特色之一，也是它較長、中、短篇具有特別優勢的地方之一。《打錯了》不少篇章，特別在第一、二輯，都呈現別具匠心的結構，是值得創作微型小說的作者借鑒的。

雙線結構而又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。寫命運偶然性之《打錯了》，由前後兩部份組成，兩部份的文字幾乎一樣，祇不過後一部份插入了一個掛錯線的電話情節，因而改變了主角遭車禍的結局。若各自成篇，也自成故事，但趣味性不大，也缺乏深度。祇有兩部份併合，才彰顯命運的偶然性。姑且稱之為複沓式結構。《大眼妹和大眼妹》也講命運之不可測，卻凸顯福禍相生。學生女之一被父母遺棄而得富貴，另一得父母撫養卻噩運迭來。花開並蒂，各表一枝，是V形結構。《認字》與《填字》在另一些選本是合成一篇的，互相對比，前者世故而後者純真，增加了幽默感，兩事表面互不牽連，是平行結構。《拜年》分上午與下午兩部份，上午老楊接受親朋來拜年，下午老楊回拜，套話幾乎一樣，嘲諷俗禮之無聊和沉悶。除老楊外，人物出場依次是甲乙丙丁丁丙乙甲，是鐘擺式結構。最有趣、新穎的是《崔鶯鶯與張君瑞》，驟眼看去是單線發展的情色事件，男女主角糾纏在一起，到了結局才知是表面互不相干的雙線的意識流動，疑幻疑真的氛圍令人叫絕，是意識流雙線交叉結構。

其他組合式結構。《風言風語》諷刺流言蜚語之荒唐，是一環扣一環的鏈條式結構。《高尚住宅》表面沒有一個統一的故事，作者如掌櫃執藥一樣點出每一個住戶污七八糟的事兒，構成對「高尚住宅」的反諷，姑且稱之為藥櫃式結構。《多雲多雨》與《大廈管

理》，前者以時段後者以日期記錄發生的事兒，這裏稱之為記錄簿式結構。《經理》描寫經理在公司、在家裏、在情婦住所三種情態，其醜陋的靈魂得以暴露，是三線平行結構。

微型小說文體靈活多變，本書有多篇反映了這個特色。《我與我的對話》是一篇短小的文論。《爭論》是沒有場景，沒有具體爭論內容的戲劇化小說，表達強權下沒有言論自由的意旨。《風兩篇》與《秋》是詩體小說，不僅修辭優美，場景與意像都很有詩味。《春》全是不用引號的對話，是對話體小說。《五封信》是書信體小說，由五封信構成了女主角見異思遷的故事。《點菜》，主要寫主人請客吝嗇的情態，情節弱化了，但仍有情節，而且虛構的色彩較濃，可以視為散體小說。《寒風吹在臉上像刀割》首次刊於散文合集《父親·母親》，敘述作者與父母離別的往事，雖描寫離別瞬間以多次重覆句法強調別情，並不失真情實感之表達，整篇細節並非虛構，愚見認為近散文多些，是小說體散文。當然，文體之間的互相滲透呈現的灰色地帶，是不易，也不必要一定判斷其屬性的，這種寫法近年頗為流行。最後談談意識流小說《副刊編輯的白日夢》，首尾描寫現實世界的兩對，文字是對倒的，可堪玩味。

《打錯了》的總體風格是諷刺與幽默，但作者的筆底也流露了對低下階層的悲憫情懷。作品為讀者展現了廣闊的生活面，從作者所捕捉的吉光片羽中，讀者也可領略到人性的醜與美。本港許多作家都兼寫微型小說，各有特色，但在技法創新方面，則以劉以鬯先生為優。●